

魂斷山崖

松本清張選集之⑮

朱佩蘭 譯



松本清張選集十五

魂 斷 山 崖

朱 佩 蘭 譯

林 白 出 版 社 印 行

關於本書

捲款潛逃的年輕記者青塚以及來自溫泉旅館的女服務生阿菊攜手到東京闖天下

……

他們的幸運很快降臨了，儘管青塚主持的「新流」雜誌連續赤字，卻能迫使企業家市坂秀彥無限制的支持。然而，青塚的顛預獨裁、阿菊的粗鄙無知，這對奇妙的搭配卻引起評論家岡本健夫的密切注意，尤其在一封對新流雜誌封面提出疑問的信函出現之後。

青塚與阿菊來自何處？他們與企業家市坂秀彥的曖昧關係，是如何發生的？這張由青塚提供的山景圖封面，隱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嗎？市坂是因此而受制於青塚？一連串的謎團、錯綜紛紜的人際關係，使好奇的岡本落入沈思……

林白出版社編輯部

魂斷山崖

目 錄

關於本書·····	三
魂斷山崖·····	七
金池塘·····	六三
焰火輓歌·····	八九
凝視·····	一九一

魂斷山崖

①

聽到女人說話的聲音，青塚站着把紙門拉開一條縫，湊上一隻眼睛探視。

這指月館前面流過一道小河，河上架着小橋。前門客人用的橋寬大，邊門的則狹窄。渡過這狹窄的小橋、穿過車道，在田間小路邊走邊談話的是指月館的女服務生們。穿着家居服的四個人排成一行而走。每天下午一點半，她們必到山上採山菜。山菜是做爲晚餐之用的。走在最後面，穿棗紅色短衫配黑色長褲的是阿菊。

田裏的麥子已開始成熟，民藝愛好者可能喜歡的壓着石頭的絲拍皮屋頂的房屋十五、六幢聚在一起。麥田那一邊是桑田，再過去又是麥田。但延伸不遠，因爲一下子就碰到山壁了。

山壁很多，從近景來說時，綠色的雜木山兩座山峰重疊着。其對面是杉樹與檜樹林。這樹林

極深，顏色呈黑，山峰左右合抱如谷，山本身却是分開的。然後正面的遠景是中央有山坳的青色山，當地人因其形狀而稱之爲二子山，是到處可見的平凡山容。附近各山則以相當複雜的組合，高高聳立着。近景的雜木山陡急的斜面開着紅色的杜鵑花。

一會兒，指月館的女服務生們從桑田之間的小路踏上山路。阿菊仍走在行列的最後面。除了她們以外，沒有其他的人。雲遮着太陽流動，因此山林上面出現斑紋。

青塚一郎關上紙門，躺在泛黃的榻榻米上面。這時是五月中旬，但山國的空氣薄寒。大約二十分鐘後，以散步的樣子離開旅館吧，他想。阿菊走在女服務生們的最後面是有企圖的，因爲到某一個地點時，她就要和其他的人分開，單獨等候青塚的到來。

去採山菜的女孩子們都怕孤單，儘量和同伴聚在一起。只有阿菊不喜歡，找到好地點就和同伴分開，單獨到那邊去。她是這溫泉旅館比較老資格的人，才可以這樣獨斷。

雖然如此也是怪異，山菜豐富的地方，其他的人要跟着她去採摘她都不肯。而她獨自去的地點却是女人不敢單獨進入的密林。因此，每一個人都覺得一定另有原因。

可能整個旅館的人知道了，青塚仰臥着抽烟，一面這樣想。女服務生們看我的眼光和以前不同，而且從經理的臉色也可以看出來。

這裏叫做上山溫泉，是在從中央線的M站坐巴士一個鐘頭，往木曾谷去的地方。旅館只有五

家，水溫而不熱，冬天不用說，現在也非燒不能洗。不過，近來好奇的人很多，所以這山中溫水也還滿熱鬧的。四個女服務生全部出去採山菜也是爲了這樣。

——青塚一郎是挪用了公家的錢逃來的男人，他在那家貨運公司任職以前，在北陸某地方報擔任了六年的記者。由於和董事的情婦發生關係，被發現，不得不離開該報，到鄰縣，謀得貨運公司經理課的工作。第三年，挪用了公司的錢。因爲交上吧女，不知不覺間挪用了五十萬圓，被公司查獲，只得逃走。逃走時還順便偷走了二十萬圓。因爲沒有一些錢在身上，要逃也逃不掉。小地方的貨運公司，一定會報警捉拿。原想直接到大阪或東京去，却擔心大都市的警訊較快，便從鹽尻換車，到中央線的M站下車。在月台看到海報，知道有上山溫泉這個地方，靈機一動，馬上到這裏來。

住進指月館也是偶然，本來只想逗留三、四天而已，現在却已過了兩週。一方面是覺得換另外一家也差不多，另一方面是與阿菊發生了關係。

阿菊從開頭就是負責他房間的女服務生，年齡應該已過三十。後來問她，才知道比他大兩歲，是三十三歲。體型矮胖，不過，皮膚白皙。笑起來露出粉紅色牙齦是她的缺點，但面貌不難看。略肥厚的眼皮和小眼睛也有幾分吸引力。

第三天晚上阿菊來鋪床時試探了一下，她說有同伴的眼睛，晚上不方便。因爲同睡一房，不

容易溜出來。但清晨倒可以。她是早班，以收拾房間爲理由，可以在七點左右的時候來。

青塚認爲她是找藉口逃避，但仍在半期待的情況下等到翌晨。果然阿菊在七點悄悄打開紙門進來。

她寬衣解帶，剩下白色內衣，滑入青塚身邊。內衣是換了剛洗淨的。白色的胸部高聳。

阿菊說，她於五年前和丈夫離婚，有一個孩子，由婆婆撫養。有過這一段生活經驗，使得她在這清晨仍能輕易地接受青塚。她從開頭就忘了害羞。

據說是離婚後馬上到這指月館來工作，所以這五年來阿菊不可能沒有男女關係發生。溫泉旅館的女服務生和客人幽會是司空見慣的事，有的是金錢交易，有的並不是。事實上現在青塚一開口，阿菊就來了。不過，青塚從阿菊的行爲覺得她在這方面的關係，可能中斷很久了。

旅館的女服務生隔日輪流早班和晚班，懼於同伴的眼睛，阿菊晚上不能到青塚的房間來，但隔日早上七點就來。她一到就立刻脫下衣服，把熱烘烘的身體貼近他，而且愈來愈大膽。

在一起的時間大約四十分鐘而已，總不能一直躲着其他的早班女服務生。四十分鐘短促，阿菊儘量把握着時間。

青塚給阿菊五千圓，但知道她的目的不在金錢。她的身體矮胖，肌膚白皙柔軟，蘊藏着無限的精力。

預定逗留四、五天，變成了十天的時候，阿菊提議在山上約會。她說要到山上採山菜，在那裏見面的時間比較長。間隔一天四十分鐘的清晨幽會，阿菊感到不滿足。

青塚於兩點左右以散步的姿態離開旅館，依照阿菊的指示踏上山路。斜坡陡急，讓人感到氣喘難受。一邊是茂密的雜木林，另一邊是崖壁。路愈上去，山谷愈深，最深的山谷約達十五公尺。這邊是被雜木和雜草掩蔽的斜面，那邊則是裸露的斷崖。絕壁下面散落着大石，這邊的山路蜿蜒曲折。

不知在第幾個轉角的地方出現阿菊向他招手，注視着他，露出牙齦笑着。青塚被引進樹林裏面，阿菊把裝山菜的籠子放在旁邊，躺在草上。草葉的芳香瀰漫四週，在野地裏阿菊熱情奔放。青塚也是第一次經歷這種氣氛，同樣克制不住昂奮。

阿菊是沒有教養的女人，她出生於這個縣的南部，只唸到小學畢業。她的前夫也是農民。不過，她懂得人情世故，旅館女服務生的工作使她增長見識。因為是單身，薪水小費等都儲蓄起來，似乎小有積蓄。阿菊對青塚傾心，並不要求他的錢。同時也認為不會被他挖走她的積蓄吧。

阿菊早上不能來的日子，改在山林中幽會。青塚無法拒絕阿菊，每天無所事事，自然精力過剩。溫泉旅館有年輕夫婦投宿，也有中年男人帶着生意女人來，這煽動了他的心。

深夜青塚下樓去洗澡，聽到隔壁女用澡堂女服務生們熱鬧的談話聲。其中阿菊的笑聲特別高

，聽起來那是充滿得到「男人」的女人滿足的聲音。

青塚感到不愉快，如果不是因為挪用公司的錢被追究，也不會躲到這山間的溫泉來，更不會和溫泉旅館的女服務生搭上。即使有，頂多是一兩晚逢場作戲罷了。然而，因為有弱點，不能隨便到別處去，只得暫時留在這裏。說到弱點，抗拒不了阿菊的肉體也是一種弱點。留在這裏就不能自制。然而，年紀較大，和旅館女服務生的身分都使青塚產生屈辱感，使他自卑。

不過，在指月館之間是沒有辦法的。上山溫泉既沒有為錢賣身的藝妓，也沒有按摩女。要從城裏叫來則太遠。他並無意就這樣和阿菊生活下去，頂多只是再盤桓半個月。約會的次數增加，阿菊的愛情也加深，但她總不至於阻止男人離開旅館吧？就算男人棄她而去，她也不至於追蹤男人吧？青塚儘量不去想以後的事，決定暫時沉浸在這不痛快的歡樂中——這天是五月十日。

2

仰臥着吸的香烟烟灰掉落咽喉，青塚便趁機坐起來。這是阿菊和女伴們往山上的桑田走後，約莫二十分的時候。

青塚穿着旅館的和服，拖着杉木屐出門。這是不讓人認為他要上山的穿着。然而，經理仍約

略知道，微笑着目送他。他避開經理的眼光，從大路右轉，然後進入麥田，從村莊後面繞過去。路上常走的山路。木屐走起來吃力，和服裙襪絆着腳，於是他把後衣襟掖在腰帶上。陡急的斜坡彎曲，山愈來愈深。另外一邊的山谷沉入底下，對面的斷崖崖肌粗獷，黃鶯在啼叫，菜花蛇從前面的路爬過去，草已長得很長。

阿菊在老地方出現，這幽會已變成理直氣壯，不必再展現笑容。一隻手挽着籃子，另一隻捉住青塚的衣袖，一起進入林中狹窄的橫路。地點也是固定的，四邊樹木環繞的草地上面。

在幽會之間，青塚不住地覺得被人看見了。燒炭的人會上山來，伐木者也會來，所以總是緊張不安，但現在已經安心了，他已習慣於這種有野趣的幽會。

兩人在一起過了一個鐘頭，然後阿菊穿上黑色長褲，彼此拍落對方身上的草，草是纏在肩頭和背部。阿菊棗紅的衣服背上染着綠色的草汁。

兩人走到路上，直接下去就到山麓的桑田，但阿菊必須採滿整籃的山菜，不得不與他分開。阿菊發現的地方還長着許多山菜，這是其他女伴們不知道的地方。否則的話就不能縮短採山菜的時間來幽會了。

來到分手的地方，阿菊站着眺望山谷那邊說：

「那種地方也有人在走。」

青塚也朝那邊探視。

阿菊說那種地方，原來是一個男人從山谷底下往那邊陡急的斜面，手抓着灌木攀登上去。崖壁露出灰色的岩肌，但近山麓的地方被低矮的樹和雜草掩蔽着。最高的斷崖上面一片醒目的新綠雜木林，一直連接到中腹的杉樹林。

在灌木之間穿梭攀登的男人穿着黑色毛衣，和鼠灰色長褲，同色鴨舌帽。從這邊看去是背影，加上距離遠，分不清是青年或中年。在眺望之間，那男人繼續攀登着，但看得出動作不熟練，却又好像很忙碌的樣子。

從對方的樣子看來，好像是曾沿着相同的斜面下到谷底，然後再攀登上來。或是從山腳走到谷底，然後從谷底攀登斜面的感覺。無論如何，谷底是沒有人需要去的地方，連一條小路都沒有。阿菊說那種地方，並不純粹指灌木斜面而說。

到底要做什麼？或預備做什麼？青塚想，這當中，那男人已到了斜面上方，消失於樹林中。

「好奇怪的人。」（阿菊目送着說。）「好像不是這附近的人。」青塚說。

「也許是投宿哪一家旅館的客人。」

上山溫泉的旅館包括指月館在內，只有五家，所以外來的客人阿菊多半知道。

「到那下面去做什麼？」阿菊看着谷底說。

事實上確實是沒有用的地方，谷底只有矮木、雜草和落石而已。

「投宿的客人爲消磨時間而去的吧？」

青塚只能解釋爲那是旅客無聊的行爲而已。

不過，他們兩人對此並沒有太大的興趣。阿菊帶着滿足感，往沼澤方面去採山菜，青塚掃興地下山。旅館的木屐下山比上山輕鬆得多。

感到有些疲乏，便在路上坐下來。天氣很好，抽了兩根香烟，心不在焉地想着今後的事。自己也不知道會變成怎樣，害他揮霍金錢的女人早已遠離，想回頭又擔心警察，如果去東京或大阪，恐怕也逃不出刑警的眼睛。不如乾脆留在這山中旅館找份差事，和阿菊兩人共同工作。不過，這裏也不見得安全，而且最重要的是無意長期在此生活，三十一歲，還有希望。雖然只是地方報紙，但記者的經驗使他對前途仍充滿野心。

約莫坐了半小時，覺得有些渴睡而站起來，準備舉步往山麓的通道走去時，又把腳停下來。青塚看見一個男人站在這山路下面銜接村路的地方。發現這個男人就是剛才攀登斜面那戴鴨舌帽，穿黑色毛衣的人時，青塚閃身躲在樹後。原本不想躲藏，但剛想到警察，所以一時間本能地躲起來。

從他的位置來說，鴨舌帽男人朝着山路下面站着。他似乎四周張望着，第一次看到時，由於

距離遠，看不清他的面貌，現在距離大約二十公尺而已，看得清清楚楚。是個瘦男人，大約四十六、七歲，鼻樑高聳，面頰略陷，容貌還頗端正。因為戴着帽子，髮型不清楚，不過，也許更老一些也說不定。戴上帽子時，男人看起來比較年輕。

這男人一度仰頭看這邊的山路，因此清楚地看到了他的面目。是個高尚的紳士。到底是從都市到溫泉來渡假的。

那男人仰頭看這邊，可能是考慮登上山路到這裏來，但又馬上改變了主意，從左邊走去，消失於樹木背後。

在那男人走後，青塚走下來，到那男人站立的地方，停腳張望他的背影，看到黑色毛衣已經走到山麓與桑田之間的路了。

那男人是這上山溫泉的旅客嗎？剛才阿菊說沒有看過這個人，但如果是昨夜新到，住宿別家旅館的客人，她當然不知道。在這麼想之間，那男人已從桑田那邊的路轉彎不見了……事情只是這樣而已，所以當時青塚並不感到懷疑。

青塚對鴨舌帽產生懷疑的是第二天。而且可能因為在泛黃的榻榻米上閒得無聊，瞪着天花板吞雲吐霧時，忽然想起來的。

那男人到底在那裏做什麼？——